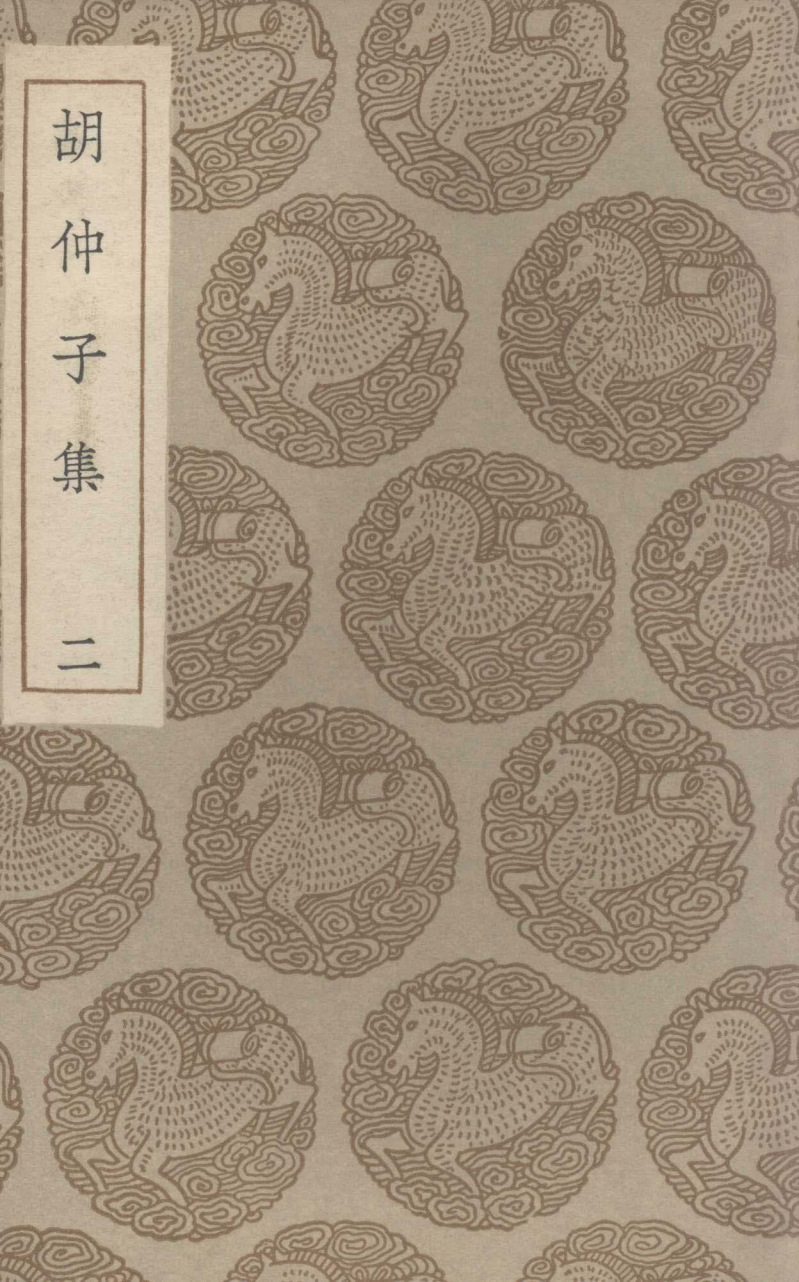


胡
仲
子
集
二



胡仲子集

(二)

胡翰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胡仲子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胡

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章

胡仲子集卷七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禮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卽墓所爲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于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祿位。後世之士無祿位。苟無祿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濬矣。以公卿大夫之後。高門巨室。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濬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爲稱。深溪王氏。郡著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勳。爲金吾衛上將軍。封邠國公。贈尙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諡忠惠者。其別出之族。有爲尙書。爲丞相者。蟬嫣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惠之從弟處棠。顧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營貲產。以善慶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篤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邠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祖。繼祖爲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齊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置祭服。凡禮之得爲者。視其力而爲之。其不得爲者。

則弗爲也。旣協諸義。其長士覺。猶懼來者不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養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豈惟足以昭格祖禰之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子而又孫。致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寧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客浦陽間。獲與剛過士覺家。少長序立左右。熟視之。慙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世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足觀者乎。昔朱子敍家禮。欲略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命省臣有文武長才者鎮之。於是忝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和輯。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卽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顯秩。萃乎一門。焜耀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蒞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

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蟲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身世篤忠貞，召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尙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冲和道院者。道士倪天申、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申、子安又卽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奇，橫闊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旣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一名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崖翠壁環合爲一。澗水汨瀾，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晉黃初，平牧羊山中，卽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之諸峯，高者竦而側者跂，前者伏而後者赴，矯若鴻驚，挾若猊怒，拱若人立，而植圭壁，欲遽數之不暇。晨霞夕靄，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他奇木異草，往往非人世

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高爽芬烈之氣襲人。其北修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歷寒暑而不變。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蒼蔚中鸛鶴決起。清風颯然。于于徐徐而來。不暴不噎。蓼蓼刁刁。而草木動。澗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間。而浮游回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橐籥是。吾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墻垠之野。臺焉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灝。疏淪世之汙濁。由是以快一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足。今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者。良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冷然從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從于方之外。天申愿而朴。子安敏而好修。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遇之。子安輒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鬚髯墨如也。或疑其爲神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於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媿仲子曰。含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昇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沒。爰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于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獲與諸

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嬌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變。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爲人俘虜。則幸矣。欲保右有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陡帖之可悲。此千不冀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適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爲壽。何啻骨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冀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爲丘墟。榛莽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蒙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亢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橫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啓。曰叔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棄諸孤之日。藐焉皆幼也。唯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卓卓能自樹立。

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必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卽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麕冠鶴髮。顏色愉愉然。飲食起居晏晏然。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爲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與夫者。列而繪之室。以備監戒。旣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他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遑。迺諡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襲乎襲。何爲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沒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執筆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寢室不過美。唯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卽就枕。此其爲安樂者乎。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有不得而與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盍矣。邵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于天地。盡天地之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以眉壽。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豈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沉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爲義塾。紹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遂老矣。何幸於兵燹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獨亢其宗哉。恆欲周游兩峴。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幸終惠之。吾聞孝子不過乎。

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善若邵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於景先之言矣。余固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爲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爲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于池上。旣落成矣。問名於客。客漫應之。靡適於可也。久之而有函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滄洲趣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媿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楹。疏其前以爲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爲畛域者焉。月往而規燬。日入而魄淵。天光下燭。雲影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之中。而蕩靡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具區之澤。煙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洑漭澹沱。一碧千頃。而天隨玄真之屬。傲睨乎其間也。吾循池左右。列爲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外。則金盆上霄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洄洑兩崖之隙。出乎島履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勢發。小者澎湃。大者澎湃。雷霆駭乎前。雪霜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間。吾臥而聽之。豈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馮之。蠱起千仞。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門之流。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內。而浩乎有滄洲之趣。子以爲奚若。仲子曰。天下之美。患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篁者。其居奧矣。而不知江湖之爲大。寄懷夷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爲阻。今子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之後數百年。而後謝眺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

之二子者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溟滓而未芽。且孰爲天。孰爲地。而孰爲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昆侖旁薄之中。則天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淵。思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尋常詞翰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朔也。眺也。甫也。皆未得爲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巴印之橘。奕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邇。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得。子苟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匾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匾之。尙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

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皆不能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羸糧笥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旣沒。門弟子人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蹟。會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汎掃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聞。而莫究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充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眇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溯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于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尙。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又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撫而書焉。

煮石山房記

吾鄉葉以誠寓於醫。而以煮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而訾之。是何惑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總總焉而生。噍噍焉而食。於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爲饗餐。醢醬菹醢也。有牲脍魚鼈鳥獸之肉。以爲殺胾。醢醢脯鱸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棄人之所同養。而取諸石焉。是以平城砥礪之胚。而擬乎簠簋籩豆之實也。以瓊詭殊特之觀。而等乎滌澹甘旨之饋也。雖修火之利。均水之劑。旦旦而湛熾之。何足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竊以爲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訾之過乎。聖人貴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磷。是爲雲母。熬之以玄水。漬之以秋露。可液而飲也。符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藝釜。取紫背烹之三伏。可粒而食也。若是者蓋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芻豢也。並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而月一取也。故衛生者資之。非直己人之疾。起人之死。固將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爲之者矣。何獨至於今而異然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人言。是欲韓伯休我也。吾嘗曳蓬掖之裾。于公卿之門。人不我虞也。而今修方匕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竊觀於唐人韋應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頤之解而顛冥也。請質諸媿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淆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物白焉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惡甚石也。吾以公孫龍之言爲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氏子初平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以爲羊。惜無薪烝。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置棗脯齋枲。而候諸山房之局。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毋久事狡獪。吾有蹲鴟。且來啖之。毋使人擬汝於般也。

樗菴記

浦陽趙氏由宋至今爲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游四方賢士與媿仲子爲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其家山中見大木有若樗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至于邑郛彥嘉舍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若樗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嘉曰是其大木擁腫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菴嘗取以名之莊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曾大父大父游旣而奔走世途間又從子之父子游周旋進退庭庀間五十餘年矣昔之敝者新蕪者闢植者拱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之荆安用夫散木若樗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著孝慈子弟慎禮節生產力業益又豐衍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物以爲足者徇外而忘內也持已而不知戒者見利而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爲吾輪奐觀美乎吾豈自詭不欲人之規矩繩墨我乎吾豈莊周氏之徒乎以吾性不諧於俗俛而就之則矯固而執之則倨矯與倨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性去術而任情彼以我爲散木而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榱桷豫章槐幹栝柏欂櫨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樗櫟櫟穀之屬世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爲棟梁爲禪旁小者爲榱桷爲根闌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求棟梁禪旁者無所用之求榱桷根闌者無所用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

用也。而或有故而舍之。賤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災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衆才而言之。其虧成不同。其所負者異也。舉一物而例之。其虧成不同。非其所負者異也。物有幸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爲用。有用者才也。以無用爲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禔爾身。且裕爾家。用燕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否。彥嘉善醫。其取諸虎目者。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蟲耳。彥嘉笑而謝曰。何言之鬼也。請書以爲菴之故實。俟夫志博物者辨之。

爲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旣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過潛溪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別。復謂余曰。吾兄景淵嘗構室於故所居潛谿之上。取宸翰褒美吾□□□□□□先人之辭。名之曰爲善。諸友記之矣。惟子知我。不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深且遠矣。不取徒爲侈大。嘗徵諸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人具有之。當爲而爲之者。君子也。不當爲而爲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爲善。不求知於人。不冀報於天。余嘗於其微而見焉。方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常少卿者。暨其先君。贈禮部尙書者。顧然而偉。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

妄交一語。語卽其平生所歷。不及他事。舉酒共酌。歡然就醉。人不見其情容。莫不以長者目之。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眦睚意。鄉人藉其貲力。自視以爲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業儒。出宣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爲迂闊。余雖慙雅尊事之。敬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歟。逮今五十年。遭值國家鼎革。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敷其碩學。潤色鴻業。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人。龍光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尙書之厚德純行。鄉閭以爲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九重燦於天下。善積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垂示子孫。以爲明訓。豈若庸人徼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裕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畫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老友也。而景淵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烏得不盡。故願堅晚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爲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熨坼。下者剛燥。陂澤旣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修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爲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爲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芄芄。皆美稼也。余爲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

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爲而及是哉。旣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蘊隆之毒。亦惟君悽悽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爲歌。隱之辭。而今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不足以修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爲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樵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極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卽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恆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子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